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目録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究遺目録　　春秋類

卷十六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究遺十六卷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號花南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昌黎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説及公

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

乃往往併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

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悉必據此謂

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

陳陳之厲嬀有娣戴嬀其正名為嫡可知亦

將據以為諸侯之禮可以建兩嫡乎又謂仲

子之宫立所當立故書考而不書立是據何

禮典也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悉乃謂

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為誣鄫季姬之事左氏以為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為使自擇配已屬難據乃斷為季姬已許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鄫子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為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為舍之妻傳誤以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子所娶之子

叔姬即此妻舍之子叔姬並非兩人輾轉牽
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意不知女笄
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
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
用名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傳
文未免横生枝節莒人滅鄫傳言恃賂酉以
為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傳為失實而下文
季孫宿如晉又引傳晉以鄫故來討曰何故

亡鄫之語使鄫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爲
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
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
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之誤更爲倒
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比例
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
之例爲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
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爲衛宣夫人

非烝父妾據宣公五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僭祈穀之郊如斯之類亦時有考証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究遺凡例

一春秋據事直書註家只當以發明聖意為主若逞其臆見務為苛刻穿鑿之論縱能引經据史總屬節外生枝先儒頗多此弊不敢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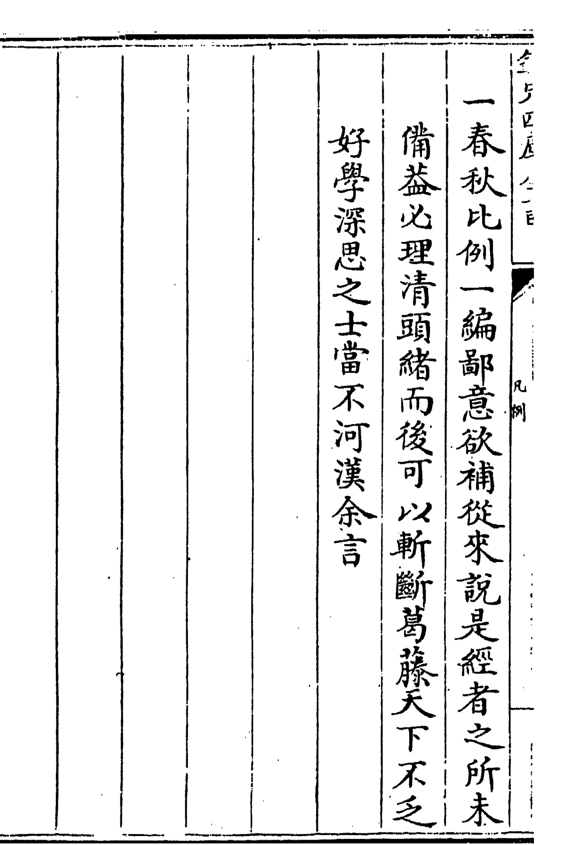
一聖經如書同盟書公至書歸書入書人之類頭緒如亂絲今悉為一一拈出又恐散見各條下或難參考其異同故每于開首一條下輒作一總案覽者第將此總案理清則其下皆迎刃而解矣

一凡禮制地名以及一切應加考訂之事先儒具有成說然于聖人筆削之義無與也茲故略為疏解無事嘵嘵

一春秋義例有為衆人所共知者輒隨筆為註數語于下雖先儒成說槩不標出以本非特出手眼故也

一三傳誤信傳聞有情理所必無之事不得不為辨明或先儒已有舊說輒採入之

一凡事之緣起有節錄左氏傳不增易一字者則標
一傳字于上若傳文先後參錯或頭緒繁多不能
備載只以數語括之者則不標傳字
一吾師望溪先生通論皆發從前人所未發其為功
于經學甚大惜先生精力全注于三禮之學于春
秋則大綱雖舉而節目未詳今悉為綴緝完備頗
有與先生異同處亦由先生先闢其門徑而承學
之士特因其說而加審焉爾若謂青出于藍則吾豈敢



一春秋比例一編鄙意欲補從來說是經者之所未備益必理清頭緒而後可以斬斷葛藤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士當不河漢余言

春秋總說

聖人因史作經原欲垂教于天下萬世非爲魯國修史也故凡事之無關于勸懲者輒削而不録其所削之事非必盡一事而削之也或録其前而削其後或録其後而削其前其事之首尾聖人以爲不必備者以有魯史在耳其後魯史不傳必三家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固聖人之所不及料者也王介甫目爲斷爛朝報所爲斷爛誠有之然學者所宜盡心之處正在于此彼乃因此而

欲廢此一經斯則為聖門之罪人矣

聖人春秋凡事止撮其大綱魯史舊文必詳備古者史官記事小則書之于簡大則書之于冊所謂冊者葢聯數版為之事大則文繁故必以冊書之而始盡也若魯史舊文一如聖人春秋止撮其大綱則通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書之未有過三行者登之于簡足矣安用冊為哉

春秋所以不仍舊史之文而凡事止撮其大綱者史官

記事大都皆循習舊例案而不斷不足以見襃貶之義如鄭伯之歸祊假田若止如舊史之文雖首尾詳備不過見兩國之以利交耳至鄭伯目無天王之罪必如經文兩書鄭伯乃足以見之葢襃貶之義恒隱寓于一兩字之内此一兩字非撮其大綱則其文繁而其義無由著故朱子綱目雖本温公通鑑而必先撮其要以為綱者正彷春秋以一兩字寓襃貶之法也葢案者所以為史斷者所以為經聖人若止為魯國修史則據事直書

而史家之能事畢矣又何必以竊取其義為已任也哉以朱子綱目例之聖經如綱魯史如目聖人當日若不恃有魯史聖人固不能逆料身沒後之必有左氏為之傳也亦安用此一部首尾不具之書以疑誤來學乎春秋一定之例有本乎舊史者有不本乎舊史者如崩薨卒葬之必書官爵名氏之從告此本乎舊史者也至若一兩字之間辨别名分如諸侯返國書復歸大夫書歸之類其為例至纖至悉史官記事往往有至數百言之多者豈能拘拘

于是哉故魯史有魯史之例聖經有聖經之例然皆非褒貶之所寓也褒貶之義惟當于變例中求之如歸祊假田例應書鄭人而書鄭伯是也

聖人若為魯國修史自有一定史例如齊之盟不序齊宋之會不序宋天下有如是之史例乎又如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舊史必不為季姬著此特筆當是書鄫子來朝因序其事之緣起如是耳聖人則欲以季姬垂教遂大書特書若不勝其咨嗟愛惜之意所為因史作經非

為魯國修史者于此等處見之

先儒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是則然矣但皆以稱名稱人為貶稱官稱爵為褒是以黜陟為褒貶非為下不倍之道也褒貶與黜陟不同黜陟為人君馭臣之大柄必天子諸侯有其權乃得行其事若褒貶不過托諸空文是是非非無所避忌耳所為庶人之議也春秋之所以有褒貶者只緣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見善則好見不善則惡而此好善惡不善之心誠于中自不覺流露于

筆削之際蓋欲顯著其善不善之迹以垂教於天下後世聖人並非有意為此褒貶也况敢以匹夫而僭擬天子諸侯黜陟之大柄哉然則孟子以春秋為天子之事何也是是非非以誅討亂賊為已任天子固不能外是以為事也豈必書諸侯而去其爵書大夫而去其官而後為天子之事乎

程子春秋傳序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忽予忽奪忽抑忽縱時措從宜者為難

知耳其意蓋指稱人稱爵之類不知聖人固不以此等為褒貶也且其忽予忽奪云云尤不脫前人窠臼若引此斷獄則舞文弄法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書為伊川未成之書想亦自知其無當于經義也故甫至桓公十年而遂已歟

史記載聖人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謂是非只據理而言則虛而無實不若就當時諸侯所行之事而斷其是非以垂教于天下後世

為更穿然易曉也先儒誤會文義竟以作春秋為聖人自己所行之事豈不可笑

杜氏預春秋序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子所見葢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序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上遵周公之遺訓刊而正之以示勸戒云云其語俱不甚允愜周公佐武王定天下制禮作樂事非一端史官記注一文學之臣任之而有餘矣

周公遺訓恐不在玆春秋昭明語更鶻突周德既衰惟
是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耳赴告策書現存舊章何至
違異彼其所以為此語者總由誤以聖人為魯國修史
故不得不坐舊史以違舊章之失惟欲坐舊史以違舊
章之失故不得不以韓子所見者為周之舊典禮經不
知韓宣子來聘在昭公二年逆推而上自昭公元年至
平王四十九年凡一百七十餘年之春秋其藏之太史
者當韓子來聘時魯豈皆秘之而不以相示乎乃於韓

子之所見者則以為舊典禮經於孔子之所本者則以為多違舊章前後矛盾失考殊甚竊意魯史舊文為聖經藍本其記注必不至有甚差謬但紊而不斷不足以垂教耳杜氏只刊而正之一語便見其受病之處種種支蔓由此而生學者誠確然知聖人非為魯國修史則其于春秋也思過半矣

事以積而成例聖人初不知有所為例也事變則例變如夏之不得不葛冬之不得不裘皆行其所無事而已

聖人曷嘗容心于其際哉

春秋之所以為經雖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只三語足以盡之一曰心胸大二曰義理精三曰文法妙

天下大局勢有緊要關係之處聖人必不草草叙過如胥命于蒲為伯事之始黄池之會為伯事之終齊桓没而楚氛漸熾于是有齊之盟晉伯衰而楚勢益强于是有宋之盟前後二百年間天下之大局數變皆特立異文以見義焉葢聖人之心上下千古至此不覺怦怦一

動而筆即隨之其文法之妙能使千載而下玩其詞而考其事猶不勝世變升降之感宜其為游夏所不能賛者歟

王迹既熄則伯之係于天下不小晉至厲公之世國勢甚強而匠麗禍作伯業幾于不振此天下大局之所係也故州蒲之弑稱國而不目其人

聖人于楚所以深惡而痛絶之者只為其僭王而楚之僭王與後世之稱兵犯順僭稱大號者不同不過妄自

尊大耳聖人却見得此事極重使非義理精到極處不能如此

榮叔歸賵王不稱天聖人之謹于名分如此後世人子官至一二品其母雖妾媵亦受夫人之封若準以春秋之法皆爲亂嫡庶之大分此義非聖人不能見得如此清楚非聖人不能斷得如此斬截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祖父母與父母同宋昭無禮于襄夫人以致孟諸之禍畢竟于孝道有虧欠處故春秋只

以宋昭垂戒而不為宋昭討賊若朱子綱目書魏馮太后弑其主以母而鴆殺其子竟以弑書雖所持未嘗不正究不即乎人心之安以此見聖人精義之學雖朱子大儒尚不免毫釐之差其他則又何說

聖人心細如髮其文法之妙雖至無關緊要之處亦必斟酌盡善恰與其事相稱如季子來歸不書自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書來以及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列序而書及公與夫人遂如齊不言及而言與之類

皆是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于此見之

春秋義例頭緒極多而極清分肌劈理細入微芒容一毫粗疎不得如返國書入在大夫則為逆辭在公子則為恒辭諸侯返其國都書入則為逆辭返其國邑書入則為恒辭先儒不問其為公子為大夫或都或邑但見一入字即以逆辭槩之及推之而不可通則又以為難辭皆所為適辭之必窮者也他如弑君之不書葬乃以仇未復之故若以賊未討則蔡景許悼二公之書葬推

不去矣賊與仇有分先儒多鶻突過去其弊總由于心粗

春秋逐條史例之外又有全經通例如國有弑逆之事其大夫之因亂而出奔者即不書所謂春秋舉重也又如書桓宫僖宫災不書司鐸火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伐虢皆是此義觀此益見聖人作經以垂教之意若為魯國修史則如季友之奔陳與齊糾之來奔安有不書者乎

春秋史例之外又有聖人文法辭以達意為主人止知以多為達而春秋則往往以少為達如鄭伯克段于鄢不書段出奔單伯逆王姬不書如京師之類使非以少為達其于義無所處矣又凡接書一國兩事或一人兩事必覆舉某國某人若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不覆舉凡此兩法聖人止隨事立文本無所容心于其際也而褒貶之義所以扶人極而明王法者每即于此見之學者不可不察

春秋有聖人文法又有聖人語氣如齊之盟不序齊宋之會不序宋知是聖人歸咎于此二國者只將下三字重讀而聖人之語氣自見其他如楚屈完來盟于師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以及魯閔宋昭時諸大夫不名之類皆是是在善學者之以意逆志耳

左氏傳于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以稱公子為尊君命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不稱公子為尊夫人與成十四年稱族舍族之說同一穿鑿不知前稱公子叔孫

而後不稱者不過承上文從省耳何必多費此解乎然從來說春秋者又有鹵莽之弊即如此兩婦姜一稱氏一不稱氏聖人必非無故而漫為增損此一字也乃或以缺文衍文疑之則又過于鹵莽其弊與穿鑿等學者不可不知

左氏有極心粗處如宋之盟楚先晉歃明明是盟先楚彼卻誤認作會又無奈聖人先序趙武何乃曲為之解曰貴信此不細心分别盟與會之故也于此益見聖人

文法不可不知若知有兩事覆舉之法則此盟之覆舉
叔孫豹聖人已明示天下以會先晉而盟先楚而一切
支詞蔓説自無所容其喙矣
公羊有大亂道處如鄫季姬以貞女而目為淫泆千古
覆盆至今日始為一洒之其所以知其為貞女者只是
反覆經文有以得聖人嘉予之意耳
胡傳有與聖意恰相反處如兩國接戰例以受兵之國
主兵主之者内之也胡氏乃謂聖人以其不告天子方

伯而忿與之戰為罪果如其說則凡魯與外兵接戰皆以魯主兵豈皆譏在魯乎

周正建子不特正月宜書王以别于建寅之正月也自子至亥十二月皆與夏時不同皆當書王以别之因多不勝書故止書開首一月以例其餘正月無事則書王二月二月無事則書王三月二三月之書王與正月之書王皆不過以其為開首一月耳無他義也公羊存夏商二王之說謬甚

春秋終于獲麟其文法之周匝亦斷非聖人不能葢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如一堆散錢奇零雜亂漫無統紀若只逐年逐件依次加增何時了局耶今以麟之出非其時喻已之老不得志忽從天下大局勢轉入一已之遇合為全書作結離奇夭矯遂使一堆散錢囊括都盡此後更增一語不得真天造地設之文

春秋比例

春秋有一定之例諸家之所以横生異議隨處窒閡而不可通者皆坐不知其例故耳又多爲三傳之例所誤即如及者我所欲會者外爲志此公羊書及盟與會盟之例也彼葢見隱公初年公即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以及邾盟爲我所欲見戎請盟故以公會戎于潛爲外爲志然以下文公及戎盟于唐比之即不合矣況如首止之盟書公及某某會王世子一事也

及與會並書我所欲乎外為志乎又如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此左氏書出奔歸入之例也然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歸于楚傳稱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則是國逆而立之矣而經書歸何說乎杜註以陳蔡為解穿鑿不可從至以惡曰復入謬誤尤甚彼其所以為此說者特以欒盈魚石書復入故耳抑思例必有文義可解復字豈可作惡解乎大夫返國例書歸書入即為逆辭不必書復入

而始為以惡也如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固入而欲為亂于國者何嘗書復入乎其他如稱人稱名稱官爵行次皆有一定之例例當稱人稱名者則稱人稱名例當稱官爵行次者則稱官爵行次聖人豈有所容心于其際哉今槩以褒貶求之至以滅冶之忠亦以稱名而謂非春秋之所貴此皆所謂不知其例者也然經文明白簡易細繹之其例皆顯然可見諸家顧為此紛紛者葢春秋雖有一定之例而隨

事立文往往不可以一例拘彼見聖人之不可以一例拘也求其故而不得于是反并其例之顯然可見者胥以不拘乎例者亂之而疑為筆削之義之所存夫春秋之義聖人之所謙言竊取者也而其文則史史之例文也非義也然欲明春秋之義者要當即一定之例求之蓋義必得其間而後有可致吾思之處間不生于同而生于異惟明乎一定之例而于其彼此異同之間有所據以相印而其間乃出既得其間

由是沈潛反覆融會貫通覺千端萬緒皆有天造地設之妙斯筆削之義因文以見而一切支離附會之論自無所容其喙矣例凡若干條每一條下各有其文之不合例者若干條爰彚為春秋比例一編弁諸首

王稱天王

變例

莊公元年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文公五年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異文

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正月稱王正月

變例

桓公自三年至九年又自十有一年至十有七年

俱不書王

公即位必書其不書者如隱公則以攝讓莊閔僖三公則以繼故皆變例也然繼故亦有書即位者又變中之變其義則更精矣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凡公薨書地弒則不地未即位書子卒不地未葬書名

隱文

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叔仲彭生之及不書

凡公會盟會伐以及有事如鄰國皆書至大夫則不書至然公行亦有不書至者不告廟故也無變例

凡嗣君既葬稱子踰年稱爵

變例

宣公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公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

凡附庸之君稱字

變例

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稱名

僖公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同上

王卿士書行次文公後稱子大夫書名宰聘則書官或繫名或繫爵會盟則書官繫爵

變例

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稱武氏子

桓公五年夏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

莊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以上皆稱王人

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尹氏立王子朝稱氏

昭公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尹稱氏召毛稱行次

凡內外臣惟卿為大夫非卿則姓名不登于冊故雖內

三叛不書徵之也無變例

凡外諸侯會而不盟則書某某會于某地盟而不會則書某某盟于某地若會而又盟則書某某會于某地某日盟于某地

變例

文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

文公十有七年夏六月諸侯會于扈同上

異文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凡外大夫會盟自文公以前卿皆稱人惟以事接于我者稱名至盟于垂隴之後始以名見然自宣公以前尚不列序至成公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始列序惟大夫則稱人諸小國之大夫稱人小國之大夫謂卿也小國之卿只謂之大夫

變例

僖公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小國之大夫名

襄公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齊宋衛皆卿稱人

特文

襄公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凡魯君與外諸侯會而不盟則書公會某某于某地盟而不會則書公及某某盟于某地若會而又盟則書公會某某盟于某地其盟會不同日者則書公會某某于

其地其日盟于其地前目後凡不覆書公

變例

文公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不序晉大夫不名

文公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列序後不書于其地

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上

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覆書公及

特文

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異文

哀公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缺文春秋缺文甚多其無關於義例者不具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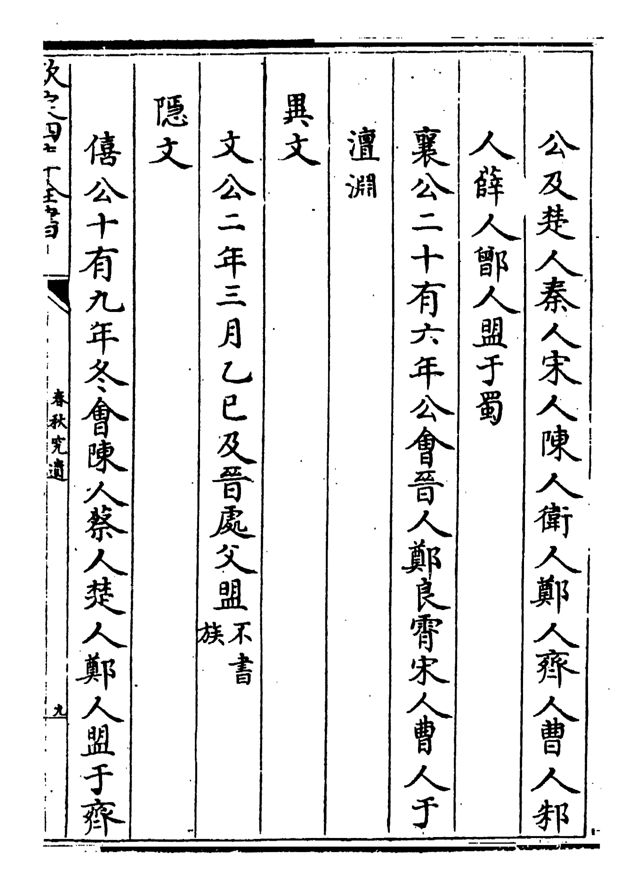
莊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氏穀梁無公字公羊有公字當從公羊

凡魯君與外大夫會盟不書公與王臣會盟同此例

變例

隱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成公三年十有二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公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異文

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書族

隱文

僖公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不書齊人

魯臣會盟或會而不盟或盟而不會或會而又盟俱與

魯君同

變例

襄公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不主魯卿

書及

襄公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子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

盟不書諸侯之大夫不主魯卿書及又不書盟于𨚗地

襄公二十有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覆書豹及

異文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隱文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

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不書宋向戌

凡外諸侯侵伐君將稱君大夫將自文公以前卿皆稱人至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後始以名見然尚不列序至成二年戰于鞌始列序惟大夫則稱人諸小國之大夫稱人師衆則稱師少則稱人小國之大夫謂卿也小國之卿只謂之大夫以其不命于天子故

變例

文公以後卿將亦多有稱人者葢偶不得其名氏故以人渾之

特文

文公三年十有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凡魯國侵伐君將稱君卿將稱其帥師微者將稱師若與外兵同事侵伐君卿將書會微者將書及戰則君將書公及其國戰于某地卿將則書某帥師及某國戰于某地微者將但書及某國戰于某地

特文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書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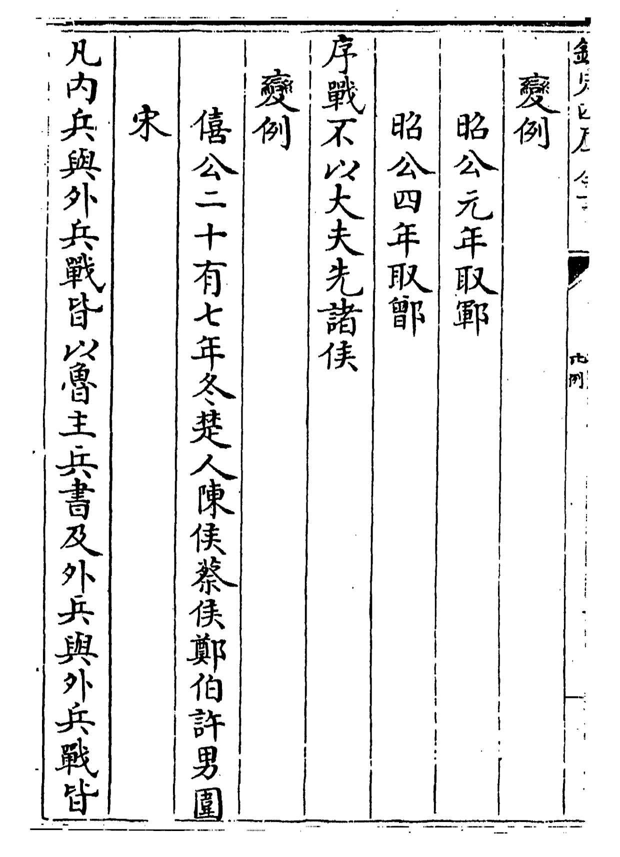
陳蔡書治兵書師還皆惟此一見

異文

桓公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隱文

成公十有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不書戰又不書成劉二子
魯被侵伐
異文
桓公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于郎
凡內外取邑必先書伐某國



變例

昭公元年取鄆

昭公四年取鄫

序戰不以大夫先諸侯

變例

僖公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

宋

凡內兵與外兵戰皆以魯主兵書及外兵與外兵戰皆

以受兵之國主兵惟吳楚僭王雖戰于其地不以之主兵外之也 如柏舉之戰是也

變例

僖公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不以齊主兵

文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兩國列序不以晉人主兵書及

凡伯國合兵侵伐只列序而不書及

變例

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殽

凡侵伐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本未嘗戰

也書戰而先書伐者兵薄其城邑而後出戰也其不先

書伐者兵未至而逆與之戰也入而先書伐者攻圍久

而後入也兵甫至而即入者不書伐

變例

桓公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兵薄

國都而不先書伐

異文

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郢

凡敗績君傷則書其君敗績君卒於陣書滅君見獲則書獲而不書敗大夫見獲則先書敗後書獲未陣書其敗某師王師敗則書王師敗績于某魯敗君將則書戰

而諱其敗卿並不書戰

變例

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魯敗不諱

僖公十有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徐不稱師

異文

隱公元年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書克

凡春秋書地皆不係國

變例

襄公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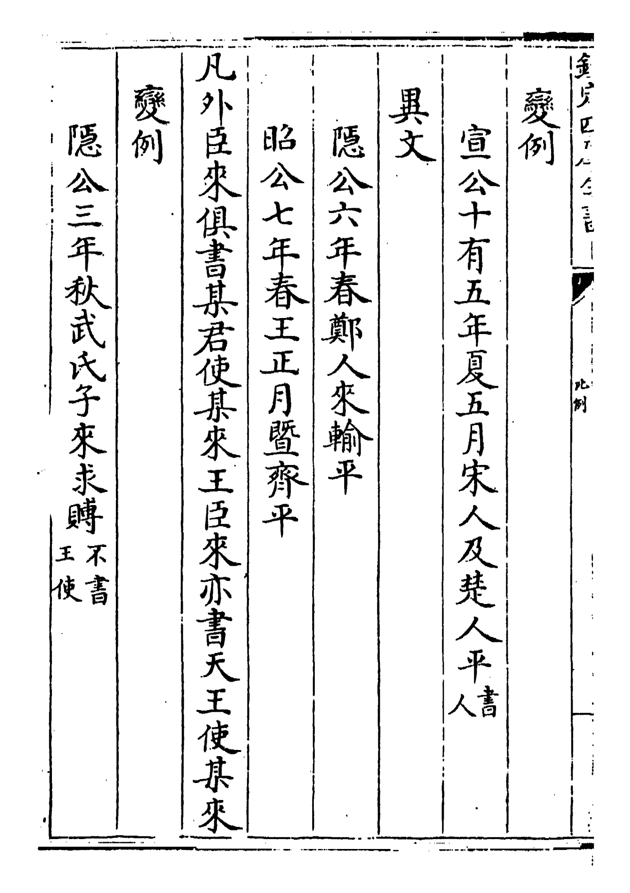
襄公十年冬戍鄭虎牢

凡魯築城皆曰城不論其為都為邑也惟臺囿則曰築

變例

莊公二十有八年冬築郿

凡内外相與平書及某國平



變例

宣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書人

異文

隱公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昭公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凡外臣來俱書某君使某來王臣來亦書天王使某來

變例

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不書王使

桓公五年夏仍叔之子來聘同上

莊公二十有三年荆人來聘書人又不書楚子使

閔公元年齊仲孫來

閔公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文公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以上皆不書君使

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書來

特文

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凡內臣出聘書其如其國不書公使

變例

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不書如京師

凡外臣來逆女納幣皆不書君使

變例

成公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凡諸侯出奔書其爵出奔其國稱爵而不名

變例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莊公二十有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昭公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以上皆書名不書爵

桓公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桓公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昭公二十有二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以上皆書名

異文

莊公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凡諸侯返國書爵書名書復歸不書自其國

變例

桓公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不書爵

莊公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不書復歸

僖公二十有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書自楚

僖公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書歸不書復

成公二十有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書歸不書復不書名又書

自

隱文

桓公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其入鄭不書

凡大夫出奔書其國其人出奔其國

變例

文公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

先蔑奔秦

文公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晉

以上皆不書出王臣王子瑕于襄公三十年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于昭公二十六年奔楚俱不書出

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氏不書名

異文

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凡大夫返國書名書歸書自其國

變例

閔公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不書自

僖公二十有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書復歸與諸侯同

成公十有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歸又不書自

襄公二十有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同上

襄公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不書歸

定公十有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同上

定公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不書自

凡公子返國嗣位書入當立者係國不當立者不係國

外有奉書自某國

變例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突歸于鄭不書入又不書自某國

莊公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同上

特文

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異文

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隱文

僖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不書納昭

不書齊昭入於齊

諸侯不生名

變例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僖公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外諸侯之事凡不以身親第為其臣之所奉命而行者如今部院中奉旨所辦之事皆稱人

變例

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公元年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莊公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莊公二十有七年齊侯來獻戎捷

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大夫稱名

變例

閔公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文公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文公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凡公子而為卿者稱公子不為卿者時君之子稱子先君之子而為時君之兄弟者稱某侯之兄某侯之弟先君之子而與時君之屬稍疎者稱名皆不稱公子

變例

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弟

桓公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有五年五月許叔入于許

桓公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以上皆稱行次

昭公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公子為卿而不稱公子

荆吳狄越皆以號舉

變例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荆人來聘

僖公十有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公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襄公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昭公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以上皆稱人

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稱爵

哀公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同上

凡弒君稱某人弒其君某不書地微者弒稱人討而殺之書人殺

變例

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成公十有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昭公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公十有三年冬薛弒其君比（以上皆書國）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書閽）

昭公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書地）

凡外諸侯之卒書爵葬則稱公從其臣下之辭也無變

例

特文

襄公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鄵

凡外諸侯之葬魯會則書不會則不書其會而不書者

或諱其辱或避其號或不以考終皆變例也然弑君亦

有書葬者又變中之變其義則更精矣

襄公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

葬蔡景公

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戊申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凡殺大夫書某國殺其大夫某兩下相殺不書其羣下作亂而殺或爲執政之大臣所擅殺皆書人殺弟及世子目其君內殺大夫諱言剌

變例

文公六年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殺而稱國殺

文公七年四月宋人殺其大夫不名

文公八年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同上

成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欒書殺而

稱國殺

昭公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蒲餘侯殺而稱國殺

特文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缺文

莊公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公二十有五年夏四月宋殺其大夫

凡書盜殺者據其告詞本無主名也書盜竊則以陪臣賤故此皆無變例

凡伐人之國而夷其宗社曰滅滅而旋復者則書入或取之為附庸而存其五廟亦曰入魯滅國諱之曰取邑只書取不書滅

變例

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邑書滅

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魯滅國不諱

凡滅國或書爵或書人或書師或書其帥師滅其國見滅者或書奔或書以歸其奔不書出宣公以前不名宣公以後名

變例

僖公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書名

凡戕殺鄰國諸侯稱人見戕者不名國滅則名

變例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此皆名

昭公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稱楚子

凡執鄰國諸侯稱人見執者書爵而不名從此遂失國者名

變例

成公十有五年二月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晉侯

凡執隣國大夫稱人見執者稱其國其人不稱官惟行

人稱某國行人某無變例

凡夫人稱某氏有姑稱婦某氏葬稱小君稱謚係姓

變例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

僖公元年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

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稱氏

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上

異文

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凡夫人與公並序以公為主書及

變例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

異文

桓公十有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

凡娶夫人書某人如某國逆女某人以夫人某氏至自

其國其逆女之人前稱氏後從省文第稱名

變例

桓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凡内女已嫁者係國未嫁者不係國

變例

文公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十有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以上俱稱子

僖公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一

左庶子葉酉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者氣之始古人謂一為元元年隱公之一年也春與下王正月連文月為周月必無冠以夏時之理葢冬至一陽來復故建子之月即可謂之春也王正月

者夏時得天故周兼用夏正周禮正月之吉用周正
正歲即夏正夏曰歲故謂之正歲也左氏傳博採當
時諸侯史策之文亦多用夏正春秋魯史以周正紀
事聖人欲傳信於後故特書王正月以別於建寅之
正月也然則建子之月周既改稱春正月矣而經不
以春係王而但以正月係王者何春統三月其建寅
建丑兩月在夏商亦謂之春故不可係之於王也不
書即位者隱公志在讓桓以攝位不敢行即真之禮

故舊史本不書即位聖人亦仍之而已此與莊閔僖三公之不書即位同而其所以不書即位者異此乃魯史本無其文彼則聖人削之也詳具桓元年公即位下春秋竟時無事例書首月以備時此下三月有事而空書首月者以元年正月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魯侯爵稱公者臣子之詞盟不曰會而曰及者張氏洽曰内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說本傳例及者我所

欲會者外為志其義多不可通春秋有今日書會而
明日書及其人盟者一事也豈可分內外哉益侵伐
書會則與及對若盟會之會則與盟對不與及對也
會有主賓相見之儀盟有刑牲插血之事故凡魯君
與外諸侯會盟有會而不盟者則書曰公會某某於
某地有盟而不會者則書曰公及某某盟於某地會
有以此就彼之意及者連類之詞皆以公為主文義
相似故會不言及盟則昭大神以相要言不可云公

盟其其於其地也左氏傳往往有此文法後人特習其讀而不知其非耳故言及内外之說非莪之盟不先行會禮故言及而不言會邾儀父即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稱儀父者左氏以為貴之非也胡氏安國曰附庸之君例稱字所以然者附庸之君亦君也既無爵之可稱若竟以名書則與諸侯之大夫無别矣春秋謹名分胡氏例稱字之說似得其實古人名克者多以儀為字如周莊王弟之子克字子儀楚鬬克字子儀桓司馬之臣克

字子儀之類皆是儀父爲邾子克之字無疑然則郳黎來介葛盧何以稱名郳與介國尤小非邾賦六百乘者比或魯史僅知其名故春秋不得不以名書未可執彼以難此也且安知黎來葛盧非字而左氏誤以爲名耶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公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

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按稱鄭伯者以鄭伯親伐鄢故也君將稱君史文定例不曰鄭伯伐段于鄢克之而曰克段于鄢者天子討而不伐伐者敵辭非所施於臣下者也辭有所窮故特變其文曰克先儒多以鄭伯志在殺段故春秋專目鄭伯且書克以著其失親親之恩其說非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傳稱段將襲鄭則段固有可誅之罪矣微論鄭伯並無殺段之志即

果志在於殺亦大義滅親事非得已況第迫之使奔並不極之於所往正與穀梁所為緩追逸賊者合聖人於此顧不責其弟之不臣而專以失親親之恩責其兄之不友有是理乎然則春秋於鄭伯遂無譏乎安得而無譏也特以其不孝而惡之而非譏其不友耳蓋段不過一驕佚公子耳其欲襲兄之國而有之者大都姜氏之謀居多然子無仇母之理姜氏雖欲段得國猶幸其機事不密逆迹遽彰此時為莊公計

者惟有引咎自責涕泣以謝其母而申宮儆備嚴斥其左右親信預聞逆謀之人使其黨胥潛自解散而不敢發然後開心見誠許段不死且請姜氏任其無咎諭之使歸而處之以一小邑如此則兄弟母子之間其所全者多矣乃莊公因姜氏愛憐少子自亟請武公之時已怨之特深故至是倉猝聞變即投袂而起以積怨其母之心而釋憾於其弟於是窮極兵力伐京伐鄢幾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蓋鄭伯仇視其

母必欲取諸其懷中而剪其所愛此其不孝之罪固
聖人之所深惡者也豈以其不友而惡之哉知然者
以段不稱弟與不書段出奔知之葢段不稱弟者以
鄭伯之罪在不孝義不關乎段之為弟也故不稱弟
非徒以段不弟而已不書段出奔者聖人欲以鄭伯
之不孝示戒故只據鄭伯為文若書段出奔則似譏
鄭伯之迫逐其弟而以不孝示戒之意轉晦故深没
其辭於彼所以專治其罪於此也左氏以為難之亦

非其說更詳具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周王稱王耳加天於上謂王當奉若天道也春秋天子之使未有書官者惟咺及渠伯周公三宰稱官葢天子之冢宰其位至尊其任至重下聘侯國非其事也重臣而輕使之故書宰之官所以著其不當使也其他如凡伯南季之屬皆以卿士充使非冢宰比於義無疵焉故不書官王朝卿士例稱行次咺冢宰而

反稱名者上既書其官下自不得不書其名葢官必著之於籍官著於籍必各係之以其名未有係之以行次者晅若以行次書則以籍考之宰之中無是人矣然則文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以不名葢官而係之以名者恒辭也如殺大夫必書名即此義書華孫者以欲别之於公子卬義不關乎其人也其説詳具本文下焉得執彼以疑此宰周公又何以不名既繫以周公矣王朝無兩周公故不必復繫以名

也糾書氏而咺獨名者殆本未賜族如魯挾無駭之類與仲子桓公之母先儒以為惠公妾非也隱母賤桓母貴公羊之說確有可據左氏所為繼室以聲子者不過以妾媵而攝行内政原非娶之以夫人之禮者也仲子則以手文之異惠公以夫人之禮娶之於是一國之人皆稱之為夫人無異詞其與聲子一嫡一庶名分顯然令乃斥之為妾者拘於諸侯不再娶之說耳然諸侯不再娶果何禮乎先儒嘗考邑姜亦

武王之繼配載在史册者可據也乃程子又為遷就其詞曰內無主則家道不立卿大夫而下不妨有再娶之禮其說似尤不能無弊卿大夫之妻所理者一家之內政耳然且不可以無主矣况諸侯之夫人與諸侯同主宗社其妃嬙嬪御之屬實繁有徒一旦不幸而嫡夫人即世其人皆故等夷爭妍妒寵不足以相彈壓家道不立以諸侯而較之卿大夫其所關者為更鉅非再娶何以肅陰教而襄外治乎春秋凡兩

重不書及如哀三年書桓宫僖宫災是也今天王歸賵並書惠公仲子而不以惠公及仲子誠以再娶非以妾為妻者比乃葵丘五命之所不禁而仲子之位號素定欲不成之為夫人而弗得也春秋既成仲子為夫人而後儒必斥之為妾有是理乎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不稱天此於王無貶辭若仲子而果妾也斯其異於成風者於義無所處矣不稱夫人者夫人既薨則稱謚係姓無謚故稱仲子例不應稱夫人也

其無謚何也婦人從夫以夫之謚為謚惟妾母則不敢從夫故聲子有謚而孟子無謚何獨於仲子而疑之其不稱惠子而稱仲子者孟子亦當從惠謚也故以行次别之文姜之所以有謚者絶之於桓公也魯自文姜後夫人皆有謚以絶文姜於桓公為諱故槩從其例非古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按杜註云主客無名皆微者也其說不確凡侵伐書及而不目其人者則微者耳盟書會書及而不目其人者君也葢公與外大夫盟會降等屈尊有玷於其爵矣故不書公以諱其失此與外諸侯之降等屈尊者反書爵以著其失其義正同宋人亦非微者望溪先生曰自文公以前侵伐會盟内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

命以行事第稱為某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註祭國伯爵也胡氏安國曰畿内諸侯為王卿士望溪先生曰周秦以前之書無言畿内有五等之爵者惟公羊傳曰寰内諸侯葢據春秋所書周公凡伯尹子之屬而為言耳王制曰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葢據公羊氏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並周南所稱召伯而為言耳不知詩稱召伯以行次言

非爵也召公在文王時豈得為方伯哉春秋所書凡伯祭伯召伯皆以行次書與榮叔南季類也其稱伯多於叔季者承嗣多長嫡也周公祭公天子之三公也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非伯子男之子也尹單劉皆執政使有五等之爵豈宜居畢列哉且王臣見經者何以止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

按祭伯非王命而來朝于魯經止書曰來者當是祭伯來朝魯隱以其為王朝卿士謙不敢當不聽其行

朝禮故不言朝胡傳謂不予其朝非也不當朝而朝

據實而書其失不更著乎

公子益師卒

按傳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胡氏引公孫敖叔孫舍之卒公皆不與小斂而書日以左氏之說為非不知釋例明云公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為其有故非不欲臨也則胡氏所引未足以難左矣但不書日亦無以見公之不與小斂也其諸恩禮薄而

史遂失其日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安國曰戎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按牧野誓師羌髳在列戎豈果不可會乎况淮夷徐戎於魯爲門庭之冦尤有不得不迎其善意而與爲好者公始與之會必遲之又久審知其無他然後爲唐之盟其與孟浪輕信者異矣自是至莊公十八年始書公追戎于濟西戎不爲魯患者四十餘

年殆猶不欲背唐之盟也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於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杜註向小國將卑師少稱人按隱五年公羊傳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杜註本此其說似不為無據然詳考之惟將卑師衆稱師一語確不可易其餘殊不盡然將尊者既以名見然自文公以前外諸侯之侵

伐何以並無稱將稱其帥師者乎稱師稱人既以師之多少異何以桓十三年齊宋衛燕之戰戰稱燕人敗績稱燕師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定四年柏舉之戰皆戰稱楚人敗績稱楚師乎此皆其說之不可通者也蓋大夫未張之時凡大夫將皆稱人所以別於君之自將耳非特將卑師寡者而已即將尊師衆與將尊師寡者其詞一施之以其皆承君命以行事故概之以人人者人其將非人其師故師與人並舉於

文無所嫌此按之文宣以前之春秋而可知者也及後大夫既張乃如公羊氏之說將尊師少者以將重於師稱將將尊師衆者以將與師並重稱某帥師俱不復以人槩之矣將尊者既不槩之以人則凡將不以名見又不稱師而稱人者疑於將卑而師寡矣然試思春秋至成襄以後列國諸侯殆無不阻兵安忍而輕用民命者矣將卑師寡何以克敵況如秦晉吴楚諸大國彼此相侵伐肯以一旅之師使卑者將之

而往乎此以情勢揣之而知其有不然者彼其所以稱人者葢由赴告有詳略傳聞有同異偶不得其將之名氏故時復槩之以人耳公羊臆度之詞杜註襲譌承誤不足信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𥚃十三年傳弗地曰入謂入其國都旋即去之而不有其土地也無駭未賜族故不氏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註八月無庚辰日月必有誤會不書日而盟必書日張氏洽曰以其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者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不書日以遠失之耳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者之行次尊卑之别也內女無書逆者獨此書逆何録伯姬也與宋伯姬書納幣同義其不稱使何公羊云婚禮不稱主人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

也故不稱使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張氏洽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理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胡氏安國謂逆女必親迎使大夫非禮也程子曰假如秦君娶于楚豈可越國親迎耶足以正胡氏之失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傳作紀子帛程子從公穀曰缺文也當云紀侯某伯

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杜註謂桓公之母隱讓桓以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故稱夫人然天王歸賵必於仲子既卒之後左氏豫凶事之說非人情也不可從公羊傳隱之母也穀梁傳隱之夫人也程子從穀梁葢隱公攝讓其母之卒必不赴而其妻則魯人既奉隱為君矣

於其妻自不得不稱之曰夫人也子氏不書葬者先儒謂婦人從夫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其說非也望溪先生曰古者葬各有期未有君在而久不葬者葢隱志予讓子氏之薨不以夫人之禮葬故不書於冊也

鄭人伐衛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廪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傳例凡師有鐘鼓曰伐

無曰侵正義鳴鐘鼓以聲其罪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按鳴鐘鼓以聲其罪曰伐此無可疑者獨以寢鐘鼓解侵則如胡氏所謂潛師掠境與掩其不備相似恐不確葢兵薄其城邑謂之伐侵則不必攻其城邑第入其境而係纍其民人蹂躪其禾稼以患苦之謂之侵故侵每與害連文非無鐘鼓之謂也大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其即患苦之意歟但必不如春秋時為害之甚耳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平王崩而不書葬魯不會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文作君氏杜註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於其母正義君氏者謂君之母氏也經典通呼母為母氏公穀皆作尹氏按天王崩魯不會故不

書葬而公羊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爲魯主
隱公奔喪之説不足信尹氏之卒其説顧足信乎但
正義謂君之母氏其解亦未確母氏二字可去母而
著氏乎竊意君氏之君乃小君之君非指隱公也不
稱夫人故不稱小君而變文以稱曰君氏君而繫之
以氏則不疑於邦君之君矣君氏之卒不書薨其喪
禮必從殺視彼天王歸賵而六羽考宮者何如哉春
秋比事屬辭聖人之情可見矣卓氏爾康曰予初學

春秋謂隱公被獲于鄭禱于鍾巫與尹氏歸故書尹氏之卒以本其事也一時快然終非確論按此解甚新然必無此理去病先生亦自知其不確矣本可存而不論因有妄男子勦襲其說衍至數百言其利口足以亂是非恐學者為其所誤故附及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求有索取意如求諸陰陽之求春秋謹名分若作乞字解則天王之名分安在乎不書王使者以在喪故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曰薨書卒者畧外以别内也卒何以名諸侯不生名使卒而不名則其名終不可得而見矣且其嗣君或有會盟征伐之事將復見於經名卒者所以别其嗣君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氏洽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魯會則書間有會葬而不書者胡氏曰有討其賊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也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也有治其罪而不葬者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也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也毛氏奇齡曰宋殤被弑可云討

賊若齊昭公卒已立子舍而舍方被弒其於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弒何云為昭討賊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嘗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並無所獲罪於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開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為削之按毛氏駁胡傳此二條甚當但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卒而經不書葬合桓襄二公明明三世矣何云未嘗有三世也至所謂避其號而不葬者則確不可易之論今駁之曰猶是五等邦君耳而例

當書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統以公字槩之今既於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吴子某卒則於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子也而公之而乃曰避號吾不解矣不知外諸侯葬稱公者縁彼國臣子之詞也吴楚僭王若縁其臣子之詞當書王不當書公胡氏所謂避其號者是也乃復用此爲譏議乎又按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襄十二年吴子乘卒十三年楚子審卒二十五年吴子遏卒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昭

元年楚子麇卒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十四年吳子光卒哀六年楚子軫卒胡傳所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本未嘗有誤今亦駁之曰吳之書卒只乘與夷昧而楚則宣之旅襄之審昭之麇與居哀之軫共七卒而無十卒則更考之不詳所謂囈語夢語者恐不在彼而在此矣又按弒君不書葬以仇未復故胡傳謂討其賊而不葬者亦非辨詳襄三十年葬蔡景公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凡伐人之國而夷其宗社者曰滅得其城邑曰取魯滅國諱之亦曰取取而先書伐者正義所取之邑小不以名通若不加伐於上則不知為何國之邑矣其說非是春秋凡會遇盟戰之地皆不係國以職方具在書其地則知為其國何獨於取邑而慮其不知為何國之邑乎蓋征伐天子之大權諸侯無故相伐聖人之所甚惡者也故無論其取邑不取邑皆書以罪

之蓋重在伐國而書取以甚其伐之之罪非重在取邑而書伐以明其屬於何國也然則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何以不先書伐莒鄆乃魯之舊疆兵加于鄆不可言伐莒鄫則自叛而歸並未嘗以兵取之也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又何以不先書伐虢也滅下陽之罪大無故伐國聖人又薄其罪而以為不足書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按州吁未為大夫故不稱公子詳具暈帥師下又不稱弟者弑君之罪大稱弟不足以甚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遇禮而還按遇者不期而會之名葢欲簡其禮也會不言及而遇言及者會有以此就彼之意故可連公為文遇則彼此皆無心不可專屬之公也故言及與盟言及同義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胡氏謂誅亂賊必治其黨與之法非也春秋書戰伐未有序大夫於諸侯之上者衛人大夫也自應首宋公

秋翬帥師

翬不稱公子先儒謂翬爲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不

稱公子非也未有不貶於既弒之後而貶於未弒之前者按春秋之例凡稱時君之子曰子其為先君之子必為大夫乃稱公子所以然者公子乃國人尊奉其君之子之公稱故必為國之大夫乃稱公子若未為大夫則君之私屬止宜從其君之私稱故曰某侯之兄某侯之弟如衛摯齊年鄭語之類是也兄弟不為大夫即不稱公子而第以屬稱則凡先君之子不為大夫而與時君之屬少疎者必第以名見可知矣

傳曰惟卿爲大夫翬在隱之世嘗求爲太宰矣是猶未爲卿也故不稱公子至桓之世稱公子則操刃之賊已進而爲卿矣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按春秋之例凡接書一國兩事或一人兩事則復舉其國其人四國夏伐鄭秋復伐鄭翬帥師會伐在秋兩事也故覆舉四國定公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兩次圍郈經亦覆舉二卿

正與此類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則諸侯伐宋只一

次故不覆舉胡氏安國乃謂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竟將經文秋字抹煞亦大粗心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

為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於

陳使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

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

按殺州吁稱衛人者蓋言石碏殺則疑於一人之私矣所以著國人皆曰可殺之義也齊人殺無知雍廩雖不可與石碏同日語而無知與州吁之罪則均也故殺亦以齊人書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按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以齊小白入於齊之文例之當書曰衛晉入于衛乃以衛人

立晉為文者益以著石碏之忠於謀國也州吁弒逆之賊既能以大義殺之晉之立也又不由外諸侯之力而獨以大義立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者屢矣而大臣定亂之功未有出碏之右者觀宋之納突于鄭秦之納夷吾于晉皆責賂無已兵連禍結則碏之立晉其功大矣故一則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再則書曰衛人立晉其語氣正相類先儒乃謂聖人書衛人立晉所以著其擅立之罪然則聖人書衛

人殺州吁亦為著其擅殺之罪予晉不稱公子者公子返國嗣位例不稱公子稱衛人者與殺州吁稱衛人同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州吁已殺故書葬衛侯爵書公緣其臣子之情也

秋衛師入郕

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杜註將卑師衆

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仲子以手文之異歸為魯夫人非妾也因孟子已入

惠公之廟故隱公為别立宫以祀之考者成也成仲

子宫安其主而祭之也不書立宫者立所當立常事

故不書書考宫蓋連下初獻六羽為義

初獻六羽

魯廟既僭八佾仲子以别宫不敢同羣廟降用六羽故書曰初獻佾干羽之總名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

邾人鄭人伐宋

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使者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王師不書者鄭以王師會伐

本非王意故宋但以鄭伐告亦以告王伐於辭不順故耳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

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益師卒以恩禮薄而史遂失其日僖伯卒葬之加一等恩禮厚故書日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兵環其城曰圍傳以報入邪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故公與鄭有舊怨至是而鄭求成于魯欲離宋之黨也按春秋稱人之例其義不一會盟侵伐稱人臣下之辭也成公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成公以後列國之卿稱名大夫則稱人而小國之大夫前後皆稱人此望溪先生所謂隨世以變著於冊書而不可更易者也其餘若殺大

夫稱國亦間有稱人者非羣下之作亂即其執政大臣之擅權書人以著其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又如莊五年公狩于禚所及之齊人亦皆為臣下之辭至若此年鄭人來輸平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僖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十年齊人歸我濟

西田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
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冬齊人歸讙及闡諸稱
人者則非指其臣下而言葢其事為其國之柄臣及
其有司所奉命而行者欲目其君則其君不以身親
不可以爵書也而又實出於其君之命故諸所謂人
者皆渾舉之辭兼乎其君臣而言之者也觀僖公二
十七年諸侯圍宋以楚子身親於前子玉獨留於後

遂不稱楚子而以人渾之則諸所謂人者其爲兼乎其君臣而言之也奚疑先儒多以褒貶之義求之即無一可通者矣又如執諸侯大夫與戕鄰國之君稱人亦同此例其以勢力相凌暴第直書而罪自見不必書人以貶之也弑君而稱人者事起倉卒賊由微者微者姓名不登於史冊非人無以稱也討賊而稱人者如殺州吁若稱石碏則疑於一人之私矣故不得不以人書下文立晉書衛人亦此義惟莊二十三

年荆人來聘則又别為一義其説詳具本文下鄭人來輸平以鄭伯使宛來歸祊及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文例之當書曰鄭伯使某來輸平而書法不同者葢祊及許田乃天子所賜魯與鄭湯沐朝宿之地而擅歸擅假是目無天王而忘其爵之所自來矣書其爵足以著其罪故稱鄭伯輸平則與歸祊及假田異故從恒辭書人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或謂輸平及歸俘歸田來媵諸稱人者皆以來者稱知不然者以楚

人使宜申來獻捷之文知之也輸平左作渝公穀作

輸戴氏震曰古字輸渝通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

字義本相因然用之或至相反變者墮而敗之故公

穀以為墮敗其成詩正月箋亦訓輸為墮更者改而

新之故左傳以為更成前此與鄭不和今棄舊更新

按輸寫也謂輸寫其誠意以求成也凡成皆棄舊更

新若但如廣雅訓更無由見鄭來求成之實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竟時無事必書首時

冬宋人取長葛

胡氏安國曰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其有其罪著矣按杜註云前年冬圍長葛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是宋再舉而取長葛而經傳皆無明文蓋杜氏泥於取言易之例從而為之詞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望溪先生曰內女之歸也非失禮不書紀伯姬叔姬之歸也未嘗有失禮而書則閔其後之變也紀亡而伯姬葬於齊侯變也紀侯沒而叔姬歸於酅葬於叔變也故將有其末而錄其本焉按春秋因史作經凡事之首尾不必備叔姬之所以必錄其本者既閔其變又嘉其賢故其誌之也特詳

滕侯卒

不書名史失之也卒不葬所謂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也

夏城中丘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按民衆城小安得不益城若謂保民當以德不以城則所為王公設險者何說乎蓋城築關乎國勢春秋重其事故書之詳不必皆誌以示譏也惟書築臺囿則譏其不恤民力耳其他如莊

之新延廏僖之新作南門文之毁泉臺成之立武宫定之立煬宫新作雉門及兩觀其隨事輒書者又各有其義先儒以重用民力槩之失其旨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結艾之盟也胡氏安國曰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遂階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非也按諸侯之兄弟見經而以兄弟稱者十獨陳公子招執國之大政乃

稱公子耳其餘如年與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兄縶公弟叔肹以及鄭語衛黒背陳黄衛鱄宋辰之屬皆以兄弟稱葢稱公子者大夫也稱兄弟者不任職也若譏過寵則未見年以聘而階亂也以無知之篡弑而預譏年之過寵有是理乎本望溪先生說

秋公伐邾

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按八年傳稱齊侯將平宋衛于鄭則八年以前宋鄭

尚未平也若七年秋宋鄭已平齊又何故欲平之乎

左氏傳凡若此類皆可疑讀者不可不察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氏伯行次也望溪先生曰王朝之卿士與諸侯之卿士不可以無別也故以行次書按周官大行人之職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二人以天下之大侯國之衆行人大小官止四人故不得不以卿士充使不書官者義不係乎其官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杜註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泥於有鐘鼓曰伐之例耳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亦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杜註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戴氏震曰楚丘有二一在今滑縣隋初置楚丘縣後改曰衛南此衛地一在今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漢為己氏縣隋改曰

楚丘此乃戎地凡伯經其地戎遂伐之以歸此地雖近衛於曹尤近似不涉曹衛之不救公羊見衛有楚丘而目為衛伐杜亦以為衛地胥失考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

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杜註平宋衛于鄭也按會既有期而宋亟請於衛先相見者蓋宋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其後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

圖齊雖欲平之而其怨鄭之心不可得而平也故先期請與衛相見葢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觀瓦屋之盟止三國而不及鄭則此遇之為二國結黨以仇鄭審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桒經止書歸祊未有易許田之文葢鄭莊必欲結歡於魯以離宋之黨故前年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復

歸祊則啗之以利初未嘗有覬覦許田之心也既而
桓公簒立乃假之以璧有挾而求魯桓不敢不從而
無故以田與人不可以告國人也故以歸祊之事藉
口以為彼此相易之事耳若果相易豈有歸祊之時
絶口不言直待易世之後而始取償者哉左氏誤信
其飾説觀聖人之所書可知其事之本不相蒙矣書
鄭伯者以天子所賜之湯沐邑而擅以與人其意以
巡狩之禮不復行而此田無所用之也其目中尚有

天子爭以諸侯而目無天子故書鄭伯所以著其罪也桓元年假田書鄭伯與此同義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男不名史失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按鄭卒不與盟蓋非特宋衛不欲與鄭平而鄭亦不欲

與宋衛平也觀是年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遂以王命伐宋則鄭伯之情可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與外大夫盟嫌其體不敵例不書公此獨書公者杜註謂微者不嫌敵公故直稱公其說非也葢隱公攝讓不敢自居於尊故宋人莒人皆不惜身與之盟雖有降等屈班之失然其意則自以為非君也即此

不自尊之意而其㩁讓之實愈見故春秋於宿之盟不書公以諱其失浮來之盟又書公以明其謙葢隱桓之際聖人於此有痛心焉凡可以表隱之讓者無所不盡其辭此君氏之所以不書甍而夫人子氏之所以不書葬也豈不嫌敵公之謂乎其獨於浮來之盟書公以明其謙者以莒人乃小國之大夫較宋人尤卑故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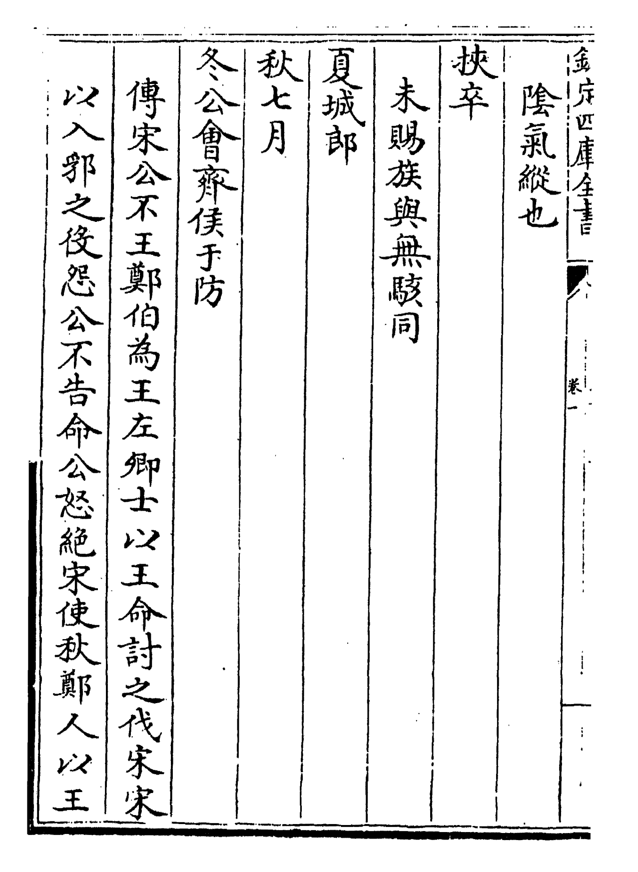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註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行次也詳見七年凡伯來聘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建寅之月而大雨震電陽失節也逾八日而大雨雪



陰氣縱也

挾卒

未賜族與無駭同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

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

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按鄭深怨宋故不與瓦屋之盟而又懼逆齊命故去年八月以齊人朝王葢欲借以結歡於齊也至是又以王命告魯使為此會以招齊而齊果墮其術中明年遂為中丘之會同心以伐宋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胡氏安國曰翬去公子以戒兵柄下移非也未為大夫故不稱公子義見四年會伐鄭下按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會不書者蓋老桃之會公從行之師不足以制敵其所用以敗宋師者仍是翬所帥之師經只欲詳其戰事耳故書翬帥師而老桃之會不書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朱陳曰敗義見莊十年敗齊師于長勺下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鄭以齊背宋從已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皆歸於魯魯遂據而有之春秋書曰取若魯之自取者然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衛竒兵乘虚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因三國不和遂與戴合師

內外夾擊之胡氏所謂能以奇勝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胡氏安國曰入者不順之詞按左氏傳例不地曰入謂旋入旋去而不有其地也非不順之詞但以强凌弱至入人之國都其事自不順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二君不特言者旅見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人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胡氏安國曰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按伐

許本鄭志則入許安得謂公所欲乎書及者蓋伐可
書會入則兵薄城下適乘其可入而入之不可以預
為期會也故不書會文當然耳不書伐者兵甫至而
即入也許莊公奔衛不書者杜註兵亂遁逃不知所
在恐不確凡國滅君奔者例不書出其說具莊十年
齊師滅譚下入與滅不同故不可從滅國例不書出
也然方其入之時其國則既滅矣又安能逆知其後
之必復而先於其奔書出乎書出不書出兩無所處

故並沒其奔不書葢辭有所窮也若以其君歸則不嫌與滅而不復者同文聖人自不得而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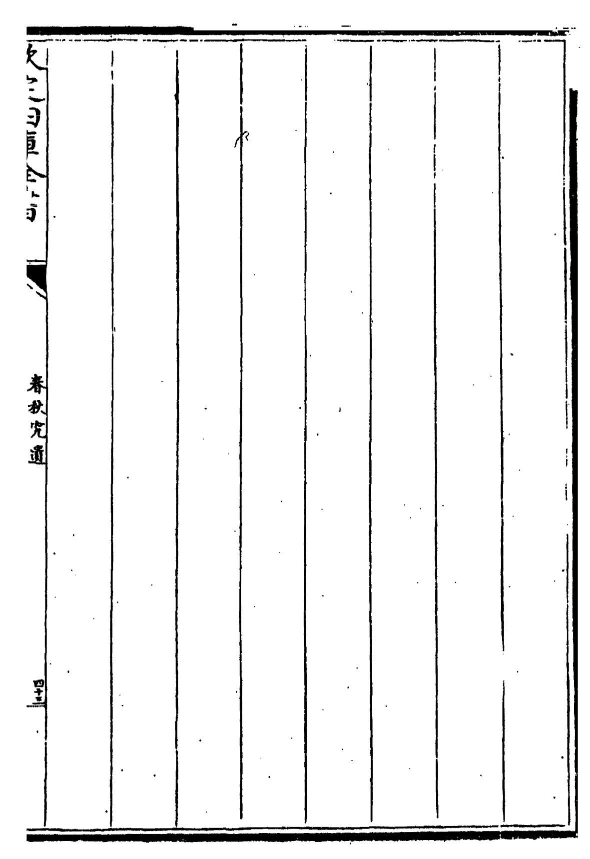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按公見弑而書薨臣子之所不忍言也不書葬者左氏以為不成喪非也隱之薨既歸獄于寫氏以欺國人矣未

有不以禮葬者緣臣子之義仇未復不書葬故孔子削之　公羊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按公羊所謂隱無正月者謂正月雖有事只書春而不書正月也如二年公會戎于潛五年公觀魚于棠六年鄭人來輸平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諸不書正月者是也然如九年公會齊侯于防亦只書冬不獨會戎于潛不書月也凡會書時不書月者甚多今只舉開首一條以

駁之以多不可勝舉也餘倣此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亦只書冬不獨隱公觀魚于棠不書月也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定十有一年及鄭平俱只書冬不獨鄭人來輸平不書月也此一條獨兩引者一證來一證平也下遇於垂倣此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俱只書夏不獨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書月也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亦只書秋不獨天王使南季來聘不書月也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亦只書夏不獨滕侯

薛侯來朝不書月也春秋書隱公時事凡書春不書月以為不有其正月矣其他書時不書月者又將何以解之乎益月不月於義本無所關或舊史偶失其月者聖人不得而益之也況隱公之世去聖人修春秋時尤遠歷年有久近紀載有詳略更有難以強同者後儒乃從而為之辭何其鑿之甚也耶或又謂事有以月成者書月否則書時其說俱支離不足信存而不論可也



春秋究遺卷一